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外交周报】

2018年爱沙尼亚外交发展概述

E-MAP 基金会

(2018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爱沙尼亚】2018 年爱沙尼亚外交发展概述

显然，从 20 世纪 90 年代爱沙尼亚试图重新获得独立时开始，这个国家从未像 2018 年那样在国际上更加引人注目。部分原因是由于百年纪念——庆祝其独立 100 周年，爱沙尼亚抓住时机向世界“讲述”其全部的故事。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塑造”了爱沙尼亚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最主要的就是 2020-2021 年爱沙尼亚申请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特别关注俄罗斯联邦在欧洲的激进立场。

一 爱沙尼亚申请 2020-2021 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尽管爱沙尼亚不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但它于 1921 年成功加入了国际联盟，这可能是因为爱沙尼亚期待长期积极参与解决具有国际上各种重大且复杂的问题。一切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因为在苏联占领之前，爱沙尼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时间不到 19 年。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于 1945 年建立，在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新生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权利仅给予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直到 1991 年 9 月 17 日¹，当爱沙尼亚也从解体的苏联中独立出来时，成为联合国这个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机会来临了。

到目前为止，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爱沙尼亚共和国仍然是 69 个现代国家（在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从未当选过联合国安

¹ Estonia in the United Nations, *Välisministeerium*, <https://vm.ee/en/estonia-united-nations>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2017-2018年，爱沙尼亚试图明确指出，它“应该有机会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参与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分享其有效国家治理和创造性的电子解决方案的最佳经验²。这次申请于2017年7月13日正式启动³，但2018年所做的努力对于未来的结果绝对有帮助。在这一年中，爱沙尼亚外交部，特别是外交部部长斯文·米克塞尔（Sven Mikser）为爱沙尼亚在联合国主要执行机构中的地位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其他爱沙尼亚各部和不同政治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的高级官员们也尽可能多地访问了许多国家。例如，马良内·米科（Marianne Mikko，社会民主党议员）于2018年1月参加了在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高级别会议⁴；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祖国联盟-共和国党成员马尔科·米赫尔松（Marko Mihkelson）3月访问了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⁵；5月，国防委员会主席、社会民主党议员汉内斯·汉索（Hannes

² Estonia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2020-2021, *Välisministeerium*, <https://vm.ee/en/estonia-un-security-council-2020-2021>

³ Estonia's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hip campaign kicks off, *Välisministeerium*, <https://vm.ee/en/news/estonias-un-security-council-membership-campaign-kicks-0>

⁴ President's advisory council member Marianne Mikko meets Foreign Minister of Guyana Carl B. Greenidge in the framework of Estonia's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hip campaign visit to Caribbean countries' and Estonian President's advisory council member Marianne Mikko's high-level meetings in Trinidad and Tobago, *Välisministeerium*, <https://vm.ee/en/news/presidents-advisory-council-member-marianne-mikko-meets-foreign-minister-guyana-carl-b> and <https://vm.ee/en/news/estonian-presidents-advisory-council-member-marianne-mikkos-high-level-meetings-trinidad-and>

⁵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Estonian Parliament Mr. Marko Mihkelson's working visit to Oman,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Estonian Parliament Mr. Marko Mihkelson's working visit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Estonian Parliament Mr. Marko Mihkelson's working visit to Bahrain. *Välisministeerium*, <https://vm.ee/en/news/chairman-foreign-affairs-committee-estonian-parliament-mr-marko-mihkelsons-working-visit-oman>, <https://vm.ee/en/news/chairman-foreign-affairs-committee-estonian-parliament-mr-marko-mihkelsons-working-visit-united>, and <https://vm.ee/en/news/chairman-foreign-affairs-committee-estonian-parliament-mr-marko-mihkelsons-working-visit>

Hanso) 对拉丁美洲进行了密集访问——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巴拿马⁶。这些活动仅仅代表了爱沙尼亚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爱沙尼亚信息”方面取得的成果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些国家是爱沙尼亚代表团首次访问的。在分析这些外交方面的发展时，应该记住的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是一个拥有约 130 万人口的国家，对于美国、中国甚至法国来说，到世界各地访问是一个“国际”的日常生活，但对于一个在人口规模和领退规模小得多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上述活动仍在进行中，需要强调爱沙尼亚总统柯斯迪·卡留莱德 (Kersti Kaljulaid) 的积极、有效的作用。2018 年，很明显，总统柯斯迪·卡留莱德对其国家外交政策方向的想法与她的任何前任相比都要广泛得多。总统在于 2018 年下半年的外交活动几乎是一个接一个，柯斯迪·卡留莱德访问了格鲁吉亚、乌克兰、中国、亚美尼亚、韩国、澳大利亚、瓦努阿图、斐济、新西兰和美国。接近年底，总统又赴贝宁（她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和塞内加尔⁷。到目前为止，这是爱沙尼亚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全球战略外交活动。2018 年 9 月，卡留莱德总统在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上致辞，详细解释了她的国家愿景：

⁶ High-level meetings in Chile of Member of Estonian Parliament and Member of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Council Mr. Hannes Hanso, *Välisministeerium*, <https://vm.ee/en/news/high-level-meetings-chile-member-estonian-parliament-and-member-presidents-advisory-council-mr>

⁷ 'President Kaljulaid discuss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tates with her Benin colleague', 'President Kaljulaid discu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Senegal',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s://president.ee/en/meedia/press-releases/14745-president-kaljulaid-discussed-cooperation-between-the-two-states-with-her-benin-colleague/index.html> and <https://president.ee/en/meedia/press-releases/14747-president-kaljulaid-discussed-opportunities-for-co-operation-with-the-president-of-senegal/index.html>

“小国没有时间实现小目标。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是将所有数字化的东西带到安理会。网络风险是爱沙尼亚人作为完全数字化国家的公民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的事情。我们希望阐述我们的观点，现在的世界面临与网络相关的威胁和与传统威胁相结合的新形势，人类在这个新的世界要如何保证生存。我们对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资格和整个联合国的愿景基于三个关键词——同情、平等和效率。”⁸

在 2020-2021 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爱沙尼亚的阐述看起来非常可靠。当然，2019 年，将由国际社会决定下一次非常任理事国将选择哪些国家，但将从东欧各国中挑选爱沙尼亚的可能性很高。

二 俄罗斯成为 2018 年爱沙尼亚的“主题”

爱沙尼亚与俄罗斯边境长 294 公里，这条分界线表明俄罗斯是欧盟和北约的直接邻国。自 2014 年以来，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并维持其在乌克兰主权领土其他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某些地区）的非法军事存在的因素，爱沙尼亚完全支持对俄罗斯联邦实施的广泛的国际制裁。在这方面，2018 年爱沙尼亚官方立场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事情需要强调，从 2018 年起，爱沙尼亚的政治家们在谈到他们国家对于俄罗斯及其目前咄咄逼

⁸ Kersti Kaljulaid in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Kersti Kaljulaid at the 73r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6 September 2018.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s://www.president.ee/en/official-duties/speeches/14577-address-by-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of-estonia-kersti-kaljulaid-at-the-73rd-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index.html>

人态势的立场时，表达的是代表大部分国家和整体的观点。现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国际社会试图找到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案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任何形式的侵略时，世界不应该忘记其他地区的冲突，这些冲突也许或并不涉及同一个侵略者。在欧洲（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中东（叙利亚）或其他地方（非洲）可以看到这些冲突局势。可以说，通过这种方法，国际社会将更容易更准确地发现世界面临的实际挑战。正如卡留莱德总统指出：

“乌克兰东部正在进行的军事侵略继续在欧洲的核心地带进行。克里米亚半岛仍然被占领，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仍然被占领，并且非洲旷日持久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很难容忍这些令人悲伤的问题。然而，言语无法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来说，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我承认，除了同情，我们不能做更多，但至少提供了一些希望。”⁹

爱沙尼亚与俄罗斯关系本身有一个重要问题多年来一直未得到解决，即两国签署的边界条约尚未得到批准。这件事可以追溯到2005年5月，当时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两个邻国之间陆地和海上边界的一些条约。爱沙尼亚国会于2005年6月通过了这些条约，增加了一个小序言，其中有一个解释说“在批准边界条约时，国会考虑到，根据（爱沙尼亚）宪法第122条，边界条约将部分改变1920年塔尔图和平条约所界定的国家边界线，但不会影响条约的其余部分，也不会规定与边界条约无关的任何双

⁹ Kaljulaid in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Kersti Kaljulaid at the 73r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边问题的处理”¹⁰。正如报道的那样，俄罗斯方面撤回了其签字，认为塔尔图和约已经失去法律效力，若加入相关条文，爱沙尼亚有可能在今后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指出上述序言开启了“未来领土要求的方式”¹¹，而事实上，爱沙尼亚否认了对俄罗斯有任何领土要求。由此双方出现了“僵局”，2013年双方恢复谈判，“僵局”有所缓和，随后于2014年2月18日举行条约签署仪式¹²。爱沙尼亚国会于2015年11月的议会一读通过条约，但俄罗斯国家杜马尚未开始这一进程¹³。根据爱沙尼亚国会的程序规则，“在国会任期期满后，所有没有在国会任期内完成的法案和决议草案的程序都将被废除。”¹⁴它只能意味着，为了不被废除，该进程必须在2019年3月初全部完成，届时议会将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到目前为止，双方的立场没有太大变化。2018年12月，俄罗斯驻爱沙尼亚大使亚历山大·彼得罗夫（Alexander Petrov）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

“俄罗斯与爱沙尼亚的关系目前尚不处于最佳状态……时间过去很快，到3月3日基本没有改变……虽然我不想做出可能被误解的预测，但解决这个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的问题，并将使我们

¹⁰ ‘Moscow: Border treaty won’t be ratified if Estonia doesn’t change conduct’. 23 May 2018. *ERR*, <https://news.err.ee/833760/moscow-border-treaty-won-t-be-ratified-if-estonia-doesn-t-change-conduct>

¹¹ ‘Moscow: Border treaty won’t be ratified if Estonia doesn’t change conduct’.

¹² ‘After 20 years, Russia and Estonia sign border treaty’. 18 February 2014.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estonia-idUSBREA1H0QN20140218>

¹³ ‘Moscow: Border treaty won’t be ratified if Estonia doesn’t change conduct’.

¹⁴ ‘Russian ambassador: Estonian-Russian relations not currently at their best’. 17 December 2018. *ERR*, <https://news.err.ee/885533/russian-ambassador-estonian-russian-relations-not-currently-at-their-best>

能够继续推进以达成其他协议，显然已不再可能，而且不得不由下一届爱沙尼亚议会处理。”¹⁵

至于爱沙尼亚方面，在 2018 年 5 月，卡留莱德总统表示她将准备访问莫斯科并会见俄罗斯总统，前提是俄罗斯将在她的访问之前批准该边境条约¹⁶。2018 年，爱沙尼亚共和国度过了一个繁忙而多事的一年。

（作者：E-MAP Foundation；翻译：李丹琳；校对和审核：陈新）

¹⁵ Alexander Petrov in ‘Russian ambassador: Estonian-Russian relations not currently at their best’.

¹⁶ Kersti Kaljulaid in ‘Кальюлайд: я готова по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когда Россия ратифицирует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договор’. 22 May 2018. *Delfi*, <http://rus.delfi.ee/daily/estonia/kalyulajd-ya-gotova-pochat-v-moskvu-kogda-rossiya-ratificiruet-pogranichnyj-dogovor?id=82186669>]